

獨秀文存



外文出版社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三卷

通

信

獨秀文存

答李大槐

(佛敎)

(一) 原書

記者足下：

自楊仁山輩，提倡佛法，康有爲梁啓超等，復從而讚美之。梁啓超主新民叢報時，作康德學說，謂康氏說理，多同佛法。章太炎先生亦云德國哲學者多致力佛法。刻讀大誌，見獨秀君所著文章，均非難佛法，走甚惑焉。深幸有以教之。佛法果爲至精深之哲學否耶？再者，近日邪說橫行，妖氣充塞，青年學子，茫茫然如墜人大海。盼諸君子正言論，務使未

來之主人翁，勿爲一班寡廉鮮恥之士大夫所迷惑，而喪其高尚之思想，失其高尚之人格，幸甚。餘不白。

李大槐上。

(二) 答書

大槐先生：

恪誦來教，啓我良多。佛法爲廣大精深之哲學，愚所素信不疑者也。第以爲人類進化，猶在中途，未敢馳想未來以薄現在，亦猶之不敢厚古以非今，故於世界一切宗教，悉懷尊敬之心。若夫迷信一端，謂爲圓滿，不容置議，窒思想之自由，阻人類之進化，則期期以爲未可。楊康章梁諸先生，皆吾輩之先覺，然吾輩之信仰，不求諸自心之真知灼見，一一盲從諸先生所云，甚非吾輩所以尊諸先生爲先覺之意也。

愚之非難佛法，有精粗二義。精者何？見所爲絳紗記。而某君頗不以鄙見爲然。

見十號甲寅通訊 其言有云：『大意謂生滅由無明，然無明果自何來？世之致疑者，自昔有之。

矣。從未有爲圓滿解答者。此何以故？不可解答故。今僕所申說，亦但申說此不可解

答。』夫以不可解答之理，而復事申說，下愚不解，當爲識者所恕。又有以信解行證之說

解予惑者。愚以爲今世之人，無不欲解在信先，未解而信，其爲迷信與否不可知也。粗者

何？略見本誌（新青年）一卷二號論文。吾國舊說，最尊莫如孔老。一則崇封建之禮教，

尙謙讓以弱民性；一則以雌退柔弱爲教，不爲天下先。吾民冒險敢爲之風，於焉以斬。

魏晉以還，佛法流入，生事日毀，民性益偷，由厭世而灰心，由灰心而消極，由消極而墮落

腐敗，一切向上有爲，字曰妄想，出世無期，而世法大壞。無政府黨人所否認者，政府而已。

世人駭爲怪異，不敢與近。佛徒取世界有爲法一切否認之，其何以率民成教？其弊一也。

好言護法，不惜獻媚貴人，以宏教大業，求諸天下萬惡之魁，如尊武則天爲菩薩化身之

類，古今不乏其人。太炎先生嘗謂佛徒妄詆程朱，而程朱決不苟稱當王之德，齊諸孔孟，可

謂知言也矣。今之人心墮落，強半由灰心偷惰而來。人無愛羣向上之心，故不恤倒行逆

施，以取富貴。尊函所謂妖氣充塞，一班寡廉鮮恥之士大夫，奉佛宏法若錢謙益者，不且有

皇皇大文，昭告海內乎？即號爲大師而不腐敗墮落者，去不薄世法之月露師外，茲世會有幾人？此其弊又一也。

此事說來甚長，雖萬言不能盡。愚於此問題，尙不欲多論。茲因足下之間，略道梗概而已。倘不當尊意，尙望再示，以發愚昧。不盡欲言。

獨秀 一九一五，十一，十五。

答張永言（文學—人口）

（一）原書

記者足下：

承示我國文藝，尙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，以後方始入於寫實主義之境，去西人所處，祇得其半，文化粗溷，至可駭也。惟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之界別，僕尙未能十分明瞭，幸於次期列舉例證，以開蒙昧。所謂古典主義，是否如我國文字，言則必稱先王，或如駢體文

中，徵引古事，用爲比譬？所謂理想主義，是否如我國文中，動則以至仁極義之語相責難，而冀世所必無之事？此兩義僕之想像以爲如是，究竟是否，尙乞教之。

東西民族根本觀念之差異篇中，言西人「親不責子以權利，遂亦不重視育子之義務，避妊之法，風行歐洲」云云，讀之甚生疑慮。蓋東洋民族，以有子爲人生唯一之職務，其偏僻誠可笑，然若如西洋避妊之風日甚，其結果又將如何耶？國家主義，未達衰度，人多者似有一日之長，生殖不繁，國力必縮，避妊之婦，體亦日衰，展轉相傳，強質愈失，即求幸福，又安可得？貴誌之文，似有揚西抑東之意。如此等處，恐尙須斟酌商量也。

張永言白。

(二) 答書

永言先生：

歐文中古典主義，乃模擬古代文體，語必典雅，援引希臘羅馬神話，以眩瞻富，堆砌成篇，

了無真意。吾國之文，舉有此病，駢文尤爾。詩人擬古，畫家倣古，亦復如此。理想之義，視此較有活氣，不爲古人所囿。然或懸擬人格，或描寫神聖，脫離現實，夢入想像之黃金世界，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乃與自然科學實證哲學同時進步。此乃人類思想由虛入實之一貫精神也。

自然主義尤趨現實，始於左喇時代，最近數十年來事耳。雖極淫鄙，亦所不諱，意在徹底暴露人生之真相，視寫實主義更進一步。歐洲人或譏以破壞美術文藝之基礎。自

東洋人之眼觀之，益屬狂悖無倫。此日本政府所以明令禁止自然主義之文學之輸入也。然於裸體繪畫與彫塑均不之禁，以其屬於寫實主義，而非自然主義也。

尊論謂「國家主義，未達衰度，人多者似有一日之長，生殖不繁，國力必縮。」此義殊尚欠斟酌也。蓋國之強弱，當以其國民之智勇富力爲衡，豈在人口之多寡？且比較各國人口之多寡，匪獨以人數爲標準，當合人口與土地而比例之以爲標準。譬如吾國人口總數遠出法德之上，而以每方里容人之數計之，則吾國立見地廣人稀之象。足下所謂人多者，

倘暗指擁有四萬萬人之吾國，當自失其一日之長。然國力伸縮與其謂之以人口多寡爲衡，寧謂之以有無人患爲衡。所謂有無人患者，亦非以人數多寡爲標準，乃以生產額能否教養此人數爲標準。生產超乎人數者，則人口愈多，而國力愈伸；人數超乎生產者，則人口愈多，而國力愈縮。生寡食衆，此吾國所以有人滿之患。非真人滿也，人數超乎生產額，而教養無資也。

歐人避妊之風，是否害及國力，吾人且措而不論。若夫吾之國力不伸，日益貧弱，正坐生殖過繁，超出生產之弊。長此不悟，必赴絕境。足下所慮，適得其反。西婦避妊，非必服藥，未見其有傷體育也。東西文化，相距尙遠，兼程以進，猶屬望塵，慎勿以抑揚過當爲慮。

獨秀。一九一六，二十五。

答汪叔潛

(政黨政治)

(一) 原書

獨秀先生左右：

國事前途唯一之希望，厥惟政黨。吾民政黨之觀念，極爲薄弱。吾人方提倡之不暇，乃先生於一九一六年之論文中，一見正月號新青年——將政黨政治，輕輕一筆抹殺。夫抹殺政黨政治，原非抹殺政黨，然當此政黨觀念僅僅萌芽之時，吾願賢者慎勿稍持此種論調，致讀者之以詞害意也。

且卽就政黨政治而論，初亦何嘗可以抹殺哉？先生之言曰：『政黨政治，將隨一九一五年爲過去之長物，且不適用於今日之中國。』又曰：『純全政黨政治，惟一見於英倫，今且不保。』愚誠不審此語何所根據。

英之現今內閣，誠哉已非政黨內閣，然此爲其政治上之變例，未可據以論斷。彼當組織聯合內閣之始，首相愛斯麥斯，與在野黨領袖蘭斯頓侯，均有極沉痛之宣言。一則曰：

「吾人所以忍痛而悍然爲此者，當茲戰爭緊急之秋，欲求過此難關，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耳。」再則曰：「聯合內閣，祇以戰事爲期，吾人之政見，決不拋棄，不過暫行停止耳。」然則彼之所以違背慣例，改組聯合內閣，原出於一時權宜之計，不過於政黨政治求一變通辦法，並非於政黨政治根本推翻。歐戰終局以後，政黨政治，必仍恢復於英倫，殆可斷言。豈獨英倫？苟凡勵行憲政之國家，則其國之政黨，亦必日以發達。苟其政黨完全發達，則所謂政黨政治，必不讓英專美。

政黨政治者，立憲政治之極軌也。今之並世各國，凡猶未以政黨政治稱者，皆學焉而未至者也；否則有特別情形者也；否則其國之政治初未上憲政之軌道者也。試觀日本之政治，官僚政治也。然比來政黨之活動，較之前此數年已大進步。安知後此數年，不脫離官僚政治而進於政黨政治耶？且日本官僚政治，今猶存在者，亦緣其官僚之知識能力，足與時勢相應。反以觀之吾國，則最昧於大勢，最缺乏常識者，莫官僚社會若。以官僚社會與所謂政客者較，其智識之相差，殆不可以道里計。吾國苟有改革政治之機會，則

將來政權之所趨，其必成爲英國式之政黨政治，而非復日本式之官僚政治，又可斷言者也。是故今日惟望國中賢傑之士，以及多數青年，勿再空抱高尚之理想，而羣熱心於政治，以期養成一二健全之政黨，則國事前途，庶其有豸。夫惟具此信仰，故對於先生論調，與此抵觸者，若骨在喉，必吐之而後快。

抑愚尤有進者。二十世紀之民族，獨立精神，與團體精神，並行不悖者也。團體精神之最大者，則若國家主義，團體精神之散見於各方面者，則黨派是已。黨派之純粹以公共利害爲基礎者，則若政黨。黨派之以一部分利害爲基礎者，則若工商以及凡百職業，亦莫不各有其黨。原夫黨之所以成，蓋由人之主觀各有不同，人之階級地位亦各有不同。其始也，誠有如墨子所謂一人一義，十人十義者。旣而見夫一人或少數人之主張，不足以與人爭勝也，於是求友求助之心，油然而生。人人互欲求友求助，於是黨之形成矣。此所謂團體精神也。團體精神，即獨立精神之發展者也。

先生之言曰：『今後青年，宜從事國民運動，勿囿於黨派運動。』愚則以爲國民運動，

與黨派運動，蓋一而二而一者也。國民運動之迹不可見，即見之於黨派，凡黨派之運動，即國民之運動也。居今之時，苟其猶爲獨行踽踽之人，必其爲最無思想之人也。苟其人而欲有所運動，雖欲與黨派不生關係，不可得也。

青年雜誌者，精神教育之雜誌也。凡先生之所爲文，固極力提倡時代精神者也。團體精神，亦時代精神之一。愚願先生之於此三致意也。當否惟裁擇之，幸甚，幸甚。

汪叔潛白。

(二) 答書

叔潛先生：

恪誦大教，惠我良多。第鄙見國民運動與政黨運動，廣狹迥殊，確有不同之點。其理由不可殫述。就其淺顯者言之：近世國家，無不建築於多數國民總意之上，各黨策略，非其比也。蓋國家組織，著其文於憲法，乃國民總意之表徵。於此等根本問題，倘有異見，勢難

並立。過此以往，始有政見之殊，階級之別，各樹其黨。即政黨成立以後，黨見與論，亦未可始終視爲一物。黨見乃輿論之一部分而非全體，黨見乃輿論之發展而非究竟。從輿論以行庶政，爲立憲政治之精神。蔑此精神，則政乃奇政，黨乃私黨也。歐美立憲國之不若英倫以政黨政治稱者，以其政黨不若英倫兩大政黨均得國民之半數也。謂其政黨不進化則可，謂其政治不進化，且斥以未上憲政軌道，恐非確論。

憲政實施有二要素：一曰庶政公諸輿論，一曰人民尊重自由。否則雖由優秀政黨掌握政權，號稱政黨政治則可，號稱立憲政治則猶未可。以其與多數國民無交涉也。

青年雜誌以青年教育爲的，每期國人以根本之覺悟，故欲於今日求而未得之政黨政治，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若夫腐敗無恥之官僚政治，益所鄙棄，何待討論？前文未達，予讀者以誤會，資官僚以口實，殊非立論之旨，得尊函糾正之，敢不拜嘉！

獨秀謹復。

答胡適之

(文學革命)

(一) 原書

獨秀先生足下：

二月三日，曾有一書奉寄，附所譯『決鬥』一稿，想已達覽。久未見『青年』，不知尙繼續出版否。今日偶繙閱舊寄之貴報，重讀足下所論文學變遷之說，頗有鄙見，欲就大雅質正之。足下之言曰：『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，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。』此言是也。然貴報三號登某君長律一首，附有記者按語，推爲『希世之音』。又曰：『子雲相如而後，僅見斯篇；雖工部亦祇有此工力，無此佳麗……吾國人偉大精神，猶未喪失也。』於此徵之。細檢某君此詩，至少凡用古典套語一百事……中如『溫矚延犀燼』，此句若無誤字，卽爲不通。『劉招香桂英』，『不堪追素孔，祇是怯黔羸』（下句更不通。）『義皆攀尾柱，泣爲下蘇坑』，『陳氣豪湖海，鄒談必稗瀛』，在律詩中，皆爲下下之句。又如『下催桑海變，西接杞天傾』，上句用典已不當，下句本言高與天接之意，而用杞人憂天墜一典，

不但_不切，在文法上亦不通也。至于「阮籍會埋照，長沮亦耦耕」則更不通矣。夫論語記長沮，桀溺同耕，故曰「耦耕」。今一人豈可謂之「耦」耶？此種詩在排律中，但可稱下駟。稍讀元白柳劉（禹錫）之長律者，皆將謂貴報案語之爲厚誣工部而過譽某君也。適所以不能已於言者，正以足下論文學已知古典主義之當廢，而獨嘖嘖稱譽此古典主義之詩，竊謂足下難免自相矛盾之誚矣。

適嘗謂凡人用典或用陳套語者，大抵皆因自己無才力，不能自鑄新辭，故用古典套語轉一灣子，含糊過去，其避難趨易，最可鄙薄！在古大家集中，其最可傳之作，皆其最不用典者也。老杜「北征」「何等工力」然全篇不用一典（其「不聞殷周衰，中自誅褒妲」二語乃比擬非用典也。）其「石壕」「羌村」諸詩亦然。韓退之詩亦不用典。白香山「琵琶行」全篇不用一典。「長恨歌」更長矣，僅用「傾國」「小玉」「雙成」三典而已。律詩之佳者，亦不用典。堂皇莫如「雲移雉尾開宮扇，日映龍鱗識聖顏」。宛轉莫如「豈謂盡煩回紇馬，翻然遠救朔方兵」。纖麗莫如「夢爲遠別啼難喚，書被催成墨未濃」。悲

壯莫如『永夜角聲悲自語，中天月色好誰看！』然其好處，豈在用典故？（又如老杜『聞官軍收河南河北』一首，更可玩味。）總之，以用典見長之詩，決無可傳之價值。雖工亦不值錢，况其不工，但求押韻者乎？

嘗謂今日文學之腐敗極矣：其下焉者，能押韻而已矣。稍進，如南社諸人，夸而無實，濫而不精，浮夸淫瑣，幾無足稱者。（南社中間亦有佳作。此所譏評，就其大概言之耳。）更進，如樊樊山陳伯嚴鄭蘇盦之流，視南社為高矣，然其詩皆規摹古人，以能神似某人某人為至高目的，極其所至，亦不過為文學界添幾件贗鼎耳，文學云乎哉！

綜觀文學墮落之因，蓋可以『文勝質』一語包之。文勝質者，有形式而無精神，貌似而神虧之謂也。欲救此文勝質之弊，當注重言之意，文中之質，軀殼內之精神。古人曰：『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』應之曰：若言之無物，又何用文為乎？

年來思慮觀察所得，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，須從八事入手。八事者何？

一曰，不用典。